

<<舞者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舞者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06343220

10位ISBN编号：7506343223

出版时间：2008-11

出版时间：作家出版社

作者：海岩

页数：422

字数：500000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舞者>>

内容概要

云朗舞蹈学校毕业的高纯因生计所迫成了出租车司机，机缘巧合，他与云朗歌舞团的舞蹈演员金葵相遇，两人对舞蹈共同的热爱也让他们一见如故。

金葵正不堪父母为挽救家族事业而逼她放弃舞蹈，而高纯从未露面的父亲也从北京派来朋友寻找高纯，希望能在重病中见到儿子。

在金葵的鼓动下，两人决心离开故乡，见见高纯的父亲。

但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夺去了高纯父亲朋友的生命，除了父亲的名字和一张北京某俱乐部的会员卡外，他们失去了所有的线索。

漂在北京的生活充满艰辛，为了尽快挣足上学的费用，高纯成为一个老板的私人侦探，全天跟踪一名叫周欣的女子。

一天，金葵被家人劫回云朗，深夜从家里出逃后在慌乱中陷入了更大的困境，竟被卖婚到山村……

金葵排除万难回到北京，并费尽周折找到了高纯，爱人终于相见，却已无法相守。

金葵以保姆的身份进入高家，竭尽全力帮助高纯重新站立起来。

周欣知道了金葵与高纯的关系，但因为种种缘由产生的误会将金葵辞退。

高纯再次与金葵离散，病情加重，遂立下遗嘱，执意要将自己名下的财产赠给金葵。

不久，一个神秘的计中计出现，金葵已将高纯的巨额存款以及房产转至自己名下。

周欣随即报警，警方也在金葵那里搜出巨额存折。

高纯与金葵的感情被成功离间，金葵背上了以爱情之名贪利骗财的恶名，绝望也让高纯的生命走向油尽灯枯，伤心欲绝的周欣对金葵痛恨入骨，坚决不让金葵再与高纯见面。

纯爱蒙冤，爱人的误解令金葵心痛欲裂，她决心向高纯证明爱情的纯洁。

金葵长途跋涉历经艰辛寻找事件的真相，拨去层层迷雾，真相终于大白之时，高纯却已经带着一颗破碎的心，带着对金葵与舞蹈永恒的爱恋离开了人世……

<<舞者>>

作者简介

海岩，原名佶（sì）海岩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主要从事小说、散文以及剧本创作。代表作有：长篇小说《便衣警察》《一场风花雪月的事》《永不瞑目》，《你的生命如此多情》，中篇小说集《死于青春》等，并出版《海岩文集》（一至五卷）及电视剧本近百集。

<<舞者>>

书籍目录

第一章 祸第二章 谜第三章 玷污第四章 密探第五章 暴露第六章 惊第七章 逃第八章 噩第九章 厄第十章 亡命第十一章 密语第十二章 狰狞第十三章 绝杀第十四章 秘境第十五章 盗第十六章 闪婚第十七章 无性第十八章 潜第十九章 欢第二十章 辱第二十一章 间离第二十二章 丑闻第二十三章 诡异第二十四章 暗刃第二十五章 浊第二十六章 清第二十七章 冰火相淬

<<舞者>>

章节摘录

第一章 祸这个故事缘起的地方，是一座名叫云朗的小城。

在春夏相交的某日，小城忽然冷得反常。

早行的汽车在坡地的街衢无声驶过，驱雾的车灯回避着沉睡未醒的小巷。

小巷连绵起伏的台阶和这座小城同样古老，沿着雾中的危墙逶迤向上。

台阶残损的一端被一幢三层的砖楼拦住，砖楼陈旧的灰色类似一天最初的光芒。

楼顶的小窗半开半掩，俯视着坡地上散漫的古城，也面对着太阳将起的方向。

每天，高纯都是这个城市中最早醒来的一个，起床后的梳洗穿戴仔细而又迅速。

爱打扮的习惯也许可以从床头的一幅照片上找到答案——一位腾空而舞的少年定格在画面的中央。

和照片里舞蹈的男孩相比，此时的高纯已经长大成人。

从灰楼顶层的阁子里跑下，高纯的动作依然保留了舞蹈的感觉，头颈端正，脊背挺直。

他从灰楼的后门跑出的那刻，整条巷子尚且空无一人。

清晨高纯照例要去的地方，离那幢灰色的砖楼并不太远，他在并不太远的一片居民区里，敲开了一户人家的屋门。

门里住的李师傅就是他的老板，从屋门破损的外观不难看出这位老板并不富贵——李师傅妻女三口，唯一的生产工具就是五年前买下的一辆富康轿车。

一辆富康轿车加一张个体出租汽车的营业执照，确定了李师傅养家糊口的职业，也成就了李师傅的“老板”身份。

为了物尽其用，这辆富康每天要在街上工作近二十个小时。

李师傅每天傍晚出车，一直开到半夜，这是生意最好的一个时段，而整个白天，他都在家睡觉，养精蓄锐，把车子租给高纯，说好白天的收入五五开，五五开也能让高纯一个月挣到八九百元。

八九百元在小城云朗，完全可以丰衣足食。

在李师傅家里取了营业执照行车执照和汽车钥匙，高纯开走了停在门外的汽车。

头一单生意就是往机场送客，单程百多公里。

原以为今日财星高照，谁料在机场卸客之后等到中午，也见不到一个要去云朗的乘客，下飞机的人都是直奔铜源市区的。

高纯守在机场的旅客出口问了大半天：“有去云朗的吗，有去云朗的吗？”

车子有空调……”直到太阳西斜，才熬不住了，开着空车打道回府。

人在倒霉的时候，心里的颜色都是灰的。

开到机场高速公路的收费站时，阴沉的天上居然落了雨点。

高纯摇下车窗交费，钱票也被雨水打湿。

透过灰色的雨幕，他看到机场方向的收费口前，汽车排起了密集的长队。

一辆红色出租车的后门忽然打开，跳下一个年轻的女孩。

那女孩身穿黄色的衣裙，奔跑的动感飘逸如风，她几乎不费力气地跳过隔离的石墩，飞翔般穿过车道的逆流。

红色出租车里有个男人摇下车窗，冲着女孩的背影大声叫喊。

雨在这一刻忽然大了，那男人犹豫着没有下来。

高纯只觉自己车头的挡风玻璃上，一片艳丽的黄裙瞬间漫卷，眼晕神移之际女孩已经绕到右侧拉开了车门，这一串画面快得高纯未及反应，身边已经坐稳了那位黄衣女孩，并且大声向他发出命令：“开车！”

”高纯没动，侧过身子，面露诧异：“你要干什么？”

”“你不是出租车吗？”

我打车呀！”

”那边红色出租车上的男人终于下车了，一身笔挺的西装不堪风雨。

他歪歪斜斜地撑开了一把雨伞，试图攀上过膝的水泥隔墩，动作却远远不及女孩干净利索。

女孩又喊了一声：“快开车！”

<<舞者>>

”身后的车辆也响起了催促的笛声，在西装男子终于越过水泥隔墩的同时，高纯踩下了油门，富康车轰地吼叫一声，冲出了公路收费站的出口。

这一天高纯还车的时间比平常晚了两个小时，他回到李师傅家时一辆公安的警车刚刚离去。

李师傅上高二的女儿李君君早已放学，见高纯进屋便上来寒暄，寒暄的内容却让高纯吃了一惊。

“高纯哥你犯什么事了，警察都找到我们家来了。”

”李师傅的老婆病了多年，在床上有气无力地管制女儿：“君君不要乱讲啊，高纯多本分啊，警察是来找他问事情的。”

”李师傅把女儿叫回书桌：“哎，别一见高纯就疯，作业做完了吗？

考不上大学你就得和高纯一样开出租去！

”父亲的严厉让女儿收束了笑容，缩回到书桌那边去了。

李师傅这才把高纯拉到门外低声相问：“你不是拐卖妇女了吧，怎么把警察招到我们家来了？

”高纯无辜地眨眼，“警察找你干什么？

”“不是找我，是找你！

”“找我干什么？

”“你今天是不是在机场路拉了一个女的？

”“啊，怎么了？

”“拉哪儿去了？

人家家里报警了，满城找她呢。

”“出了机场路她就下车了。

”这一老一少嘀咕着，声音下楼去了。

李师傅收了车子的证照，照例查验了车况。

很快，两人在门口分手。

“你以后把手机开着，”李师傅说：“那点电话费能省多少钱呀，要有急事可怎么找你！

”雨后的落日，绚丽如虹。

高纯回到了那座早出晚归的灰楼。

从很远处就能看到，这座砖楼顶层的阁子间是用木板搭出来的。

阁子间低矮窄小，却连接着一个开阔无比的屋顶天台。

屋内的陈设极其简陋，却安装了一根自来水管。

高纯先接了水洗脸擦身，又用发胶喷了头发，不像日落而归，倒似新妆出门，直到打扮利落，才扣着新换的衬衫，匆匆上了天台。

转出天台狭窄的门道，壮丽的晚霞扑面而来，天边朦胧的红晕将一个少女修长的剪影，镀出一层玫瑰般的神幻，从那优美的轮廓不难认出，正是下午那位搭车的女孩。

女孩面向燃烧的夕阳，手扶晾衣的木柱，右腿高高扬起，越顶绷直足尖，动作端庄稳定，姿态优雅舒展。

“我看过你的演出。

”高纯站在女孩的身后，他无意惊扰她的功课。

但女孩还是把腿放了下来，飘然转身。

“你看的哪一场？

”“我在劳动剧场看的，是我原来艺校的老师给我的票。

你跳得是个双人舞，我非常喜欢。

”高纯顿了一下，说：“可惜把名字忘了。

”“我不是告诉你了吗，我叫金葵。

金子的金，葵花的葵。

”“我是说，那个双人舞。

”女孩没有离开柱子，那柱子如同练功的“把杆”。

她说：“啊，那个舞叫《冰火之恋》。

没想到你也学过跳舞。

<<舞者>>

”冰火之恋……这名字有点残酷，让高纯沉默了瞬间，他接下去说道：“你跳得非常好，可惜你的舞伴有点显老。”

”“他是我们剧团最老的演员，今年我们团让经理承包以后，我们经理就把他炒了。”

”高纯见怪不怪：“吃青春饭的行业，都是残酷的行业。”

”女孩的目光，有几分感叹，不是对舞蹈，而是对高纯，“所以你从艺校毕业后宁可去开出租车，对吗？”

跳舞只能跳到三十岁，开车可以开到六十，对吗？”

”高纯苦笑一下，笑得万般无奈：“不，我热爱跳舞，我为她辛苦了整整六年，舞蹈就像我最爱的一个女人，准备和她过一辈子的女人。”

可没想到我从艺校刚一毕业，这个女人就把我甩了。”

”“为什么把你甩了？”

”女孩不解：“你受伤不能跳了？”

”“我没钱了。”

”“跳舞要钱吗？”

”“要跳舞，就必须活着，要活着，就必须有钱。”

你们歌舞剧团连着两年都不招男的，我也没有你那样一个开酒楼的老爸，我要想让自己活着，就必须挣钱。”

”女孩讶然：“你爸爸妈妈……不能帮你？”

”“我妈去世了。”

”顿了一下，高纯又说：“我没见过我爸。”

”说起父母，高纯的声音平平淡淡。

或许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，早已没有即兴的伤感：“我想挣点钱，然后到南方去，我有很多同学都到南方去了，就算进不了团，南方很多酒吧夜总会也都有舞蹈表演。”

不过我两年多没练了，身上已经有点沉了。”

”女孩微微咧开嘴角，露出一排整齐的白牙，“没关系，我可以帮你练啊。”

”高纯也咧开嘴笑了：“好啊，咱们一起练。”

”这一夜是高纯租下这间阁楼后第一次露宿天台。

清晨的寒意尚未退去，他就在这里迎来了第一道曙光。

阁子间里的床上，那个名叫金葵的女孩还在熟睡，以致高纯每日不可省略的梳洗打扮，不得不进行得蹑手蹑脚。

此时的巷子照例安静无人。

高纯沿着不规则的石阶向坡下跑去，步伐姿态意气风发，比往日更多了几分由衷的兴奋。

他把车子开出李师傅家的第一个去向，正是他曾经梦寐以求的地方。

云朗歌舞剧团位于这个城市的凹地，与他栖身的坡地各处两端。

从李师傅家出发穿过云朗全城，街道渐渐宽敞平坦。

歌舞团的院子也十分开阔，只是院中那幢楼房老旧不堪。

按照金葵昨晚的交代，高纯在楼内练功房旁边一间小屋的门外，敲醒了睡眼惺忪的剧团经理。

“您是方圆方经理吗？”

我是金葵的朋友，我是来替金葵请假的。”

”高纯这样介绍自己。”

他对那位三十多岁就有些谢顶的汉子恭恭敬敬。

看来金葵说得没错，这个名叫方圆的经理显然和她私交不错，毫不见外地把高纯让进尚未收拾的屋子。

床上的被褥未及叠好，经理便先穿戴整齐送高纯出门。

高纯一再说您留步您留步。”

经理还是陪他下了楼，经理说没事，没事，我正好出去买份早点。”

他们穿过空荡荡的练功房，练功房的破旧在朦胧的阳光中含混不显。

<<舞者>>

在歌舞团院子的门口，看门老头神色张皇地迎上前来，刚说了一句：方经理有人找你！

他们便被几条壮汉团团围住。

为首的一个粗声喝问：你是经理吗，我妹妹金葵今天上班没有？

那叫方圆的经理和他们有方有圆的对起话来，高纯轻声说了句：方经理我先走了。

便侧身出门，掩面而退。

在收留金葵的第二个晚上，小阁楼里轻松了许多，没有了前一夜的生疏和拘谨，气氛显得融洽而又快活。

两个年轻人互相谈了他们各自的家庭和亲人，以及同样简单的人生阅历。

和高纯相比，金葵的人生似乎应有尽有，不仅父母健在，长兄持家，而且，她家在云朗市区一条热闹的大街上，还开了一家不算太小的酒楼。

在云朗能开几百个席位的酒楼，也算得上是大富之家了。

高纯说：“潮皇大酒楼我知道的，我还往那儿拉过客人呢。

你们家既然开了这么大的买卖，按说不该再拿你去巴结那个台湾人啦。

”可金葵的回答似乎再次印证了那句老话：穷有穷的快乐，富有富的苦恼——“开这酒楼的钱一多半都是借的，我爸和我哥为这个酒楼背了一身债。

这几年生意不好，还得应付方方面面白吃白喝。

那个台湾人说可以给我爸贷款，让我爸先把旧账还了。

昨天那台湾人本来说好要带我爸我妈和我一起去深圳玩的，可上了车我才知道我爸妈都不去了。

我说那我也不去了。

他哄了我一路，快到机场了他忽然说他喜欢我，要跟我谈恋爱。

吓得我只好跳车了。

”高纯不解：“谈恋爱那么可怕吗，要吓得你跳车？

”金葵说：“那个台湾人，也就是在大陆做生意做闷了，想找个女孩陪他罢了，谁知道他在台湾有没有老婆。

”高纯眨眼：“那你也得早点回家啊。

你们家都报警了，你哥也到剧团找你去了。

你再不回去，你们家真要告我拐卖少女啦。

你让他们着急两天了，气也出了吧？

”金葵随和地点头：“我知道。

”又说：“我不是气他们，我不回去是怕我爸生气。

我爸那人，最不能容忍的就是我们顶撞他。

我从小到大什么都听他的，他让我去省里上学，我就去省里上学，他让我毕了业回云朗工作，我就回了云朗工作……”高纯插话：“他说让你跟台湾人一起去深圳，你为什么不去？

你就知足吧，我现在想找个老爸老妈整天管着我，都找不到呢。

”话题至此，转到了高纯身上，关于高纯的身世，让金葵充满好奇：“你爸爸妈妈离开你很久了吗？

”高纯低头，不知是承认还是否认：“我没见过我爸，我是我妈带大的，我从云朗艺校毕业的前一年，我妈就病了，然后，就死了。

”金葵沉默下来，用沉默表示了应有的同情。

反而是高纯，试图用无所谓的表情，维持这个晚上的轻松：“我猜我八成是个私生子吧。

”“私生子？

”私生子这个字眼，让金葵目光怔忡。

直到高纯自我解嘲：“就算是私生子吧，但愿也是爱情的结晶，而不是一夜情的累赘。

”金葵才笑了起来，而且添油加醋：“一夜情的累赘还算好的，别是强奸犯的罪证。

”在高纯记忆中，这大概是第一次，在他的这间小屋里，响起女孩清亮的笑声。

他可没笑，指指自己：“我是强奸出来的？

你太损了吧！

”第二天下午，高纯收工很早，他没回李师傅家，而是直接把车开回了自己的住处。

<<舞者>>

和他同车来的，还有云朗歌舞剧团的经理方圆。

方圆的到来使这间阁楼备显狭小，高纯站在阁楼的门外，默默听完了方圆对金葵的规劝。

方圆说：“我答应你们家了，一定把你找到。

你哥哥能找的地方他都找了。

你爸爸气得血压都上来了，你总不能在这儿躲一辈子吧。

”金葵说：“我爸怎么说的，他还让我跟那个台湾人好吗？”

”方圆说：“这我不知道，你们家也是为你好嘛。

”金葵看了高纯一眼，说：“我爸不是为我，他是为钱。

”方圆也看了高纯一眼，仿佛这事与高纯有关似的，随后转脸继续开导金葵：“你躲在这儿也是给人家找麻烦嘛，你哥的脾气你也知道，这地方一旦让他找上门来，非把小高暴打一顿不可，你这样也连累人家小高嘛……”高纯在门口插话：“打我干什么，我又没动他妹妹一个指头！”

”方圆低头点烟，没做解释。

金葵说：“好，那我回去。

”方圆这才把悬在心口的气，随烟吐出：“是嘛。

”他如释重负地把脸转向高纯，冲高纯笑了一下。

但高纯没笑。

方圆完成任务，告辞离去。

高纯和金葵一起送他下楼，方圆也许看出来，金葵还有话说。

“老方，求你个事好吗？”

”金葵开了口，方圆悠着劲：“什么事啊？”

”金葵回头，看一眼跟在身后的高纯，低声说道：“你知道吗，他也是学跳舞的，云朗艺校毕业的。让他到咱们剧团去怎么样啊，练一个月就能恢复。

”方圆没敢回头，用更低的声音回答：“你就别给我找事了，剧团现在的效益不好，下一步还要裁人呢。

最近准备搞一次全员考核，优胜劣汰。

不过你放心，裁谁也裁不到你的头上。

”方圆走了，金葵目送他的背影远去。

高纯跟上来问了一句：“他又说什么？”

”金葵说：“没说什么。

”夕阳西斜的时候，高纯送金葵回家。

金葵家住在云朗的新城，那是一片崭新而俗气的楼宇。

下车前金葵用女孩特有的扭捏，对高纯表示了暧昧的谢意。

“这几天给你添了那么多麻烦，你早烦我了吧？”

”高纯说：“没有啊，我那儿条件太差了，再住下去你也该烦啦。

”金葵说：“我占了你的床，占了你的蚊帐，你天天睡在天台上，天台上有蚊子，夜里露水也挺大的

。

我知道你早盼着我快点回家了。

”高纯说：“没有啊，你在我那儿我都习惯了，你一走我倒不习惯了。

”金葵笑笑：“那祝你今天睡个好觉，咱们后会有期吧。

”高纯点头，却问：“后会……有期吗？”

”金葵说：“不知道啊。

”又说：“你要想见我，总能见得到吧。

”高纯说：“我这两天多拉点活儿，多挣点钱，然后上你们家酒楼吃饭去。

你在那儿吗？”

”金葵说：“我在那儿干吗。

你去看我演出吧。

过些天我们团可能有演出，我找老方帮你要两张票，你有女朋友吗？”

<<舞者>>

可以带她一起来看。

” “女朋友？”

”高纯说：“我一直以为我会和舞蹈过一辈子呢，所以就把找女朋友的事给耽误了。”

<<舞者>>

编辑推荐

《舞者》是海岩最新长篇小说，是海岩在涉案、亲情等写作之后，对爱情这一主题的回归。

《舞者》是一个关于“舞蹈”的凄美爱情故事。

从小在单亲家庭生活又酷爱舞蹈的高纯是舞蹈学校毕业的学生，一心想考取北京舞蹈学院的他遇到了同样喜欢跳舞的金葵。

两人因舞蹈而走在了一起……

<<舞者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